



高等教育全球化 理论与政策

【英】皮特·斯科特◇主编

本书以英国高等教育为轴心，探讨了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高等院校的组织和政策发展状况。作者强调英联邦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贡献，以及欧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从超国家的视角，展望了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

[英]皮特·斯科特 主编

周倩 高耀丽 译

侯定凯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5-62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英)皮特·斯科特主编；周倩，高耀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高等教育与全球化丛书)

ISBN 978-7-301-14707-8

I. 高… II. ①斯… ②周… ③高… III. 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 IV. 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727 号

Edited by Peter Scott

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BN 0 335 20244 6 (pb) 0 335 20245 4 (hb)

Copyright © Peter Scott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short passages for the purpose of criticism and review,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r a licence from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Limited. Details of such licences (for reprographic reproduction)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Ltd of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P 0L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政策**

著作责任者：[英]皮特·斯科特 主编 周倩 高耀丽 译

责任编辑：周 莹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4707-8/G · 2527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站：<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zy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 版 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157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总序

当今世界,全球化似乎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现象。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资金、知识、技术、价值观、思想以及信息跨国界和跨时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反映了各国之间与日俱增的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特征。通过“时空压缩”、“远距离操纵”、“即时互动”等途径,全球化不断地整合与分化着全球的各种力量和利益关系。它给我们带来各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相互联系的同时,也凸显了霸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全球化的主宰力量不仅仅局限于各国政府,还有跨国集团、中介组织、文化与媒体机构、公民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等。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力量的交汇、碰撞与融合。

由于各国历史、传统、文化、社会发展重点的差异,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实际影响是不平衡的。通过市场整合以及由发达国家及其机构操纵的国际组织及其制度安排,全球化很可能(实际上已经)加剧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化,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并形成反全球化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发展表明,各国之间的跨国互动与影响变得极为复杂,难以预测和掌控。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真正“扁平”!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培养人才、创造与传播知识的轴心机构,必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斯科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给大学带来深刻影响的必然性:第一,大学负有传播民族文化的责任;第二,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性的研究文化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大学教学的标准化;第三,全球化市场动摇了作为大学主要收入来源的福利国家公共财政的基础。^① 加拿大学者奈特进一步概括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同要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影响:一、知识社会的兴起,导致社会更加注重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持续的职业发展给高等教育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新技能和知识导致新型的大学课程和资质认证,大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二、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本国和跨国的新型教学方法。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本国和国际范围内教育和培训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趋势。四、贸易自由化消除了经济上的壁垒,也增进了教育服务和产品的进出口。五、新的国际和地区治理结构和制度的建立,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角色。^②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判断和分析,那么这些趋势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意味着什么?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系列历史力量,更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全球化把大学变成变化不定的全球物质、社会经济与文化网络的一个移动点。值得思考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政策、管理、心态和理念依然故步自封,其发展依然落后于整个日益开放的社会的节奏,此时,我们的这个“移动点”将被带向何方?大学是否还需要思考大学独立性的问题(虽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学独立性都是奢侈的话题)?

中国日益成为国际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举足轻重的国家,对全球化体系的参与程度与影响也日渐深入。但关于全球化力量的根源、作用方式、影响程度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回应,我们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与认识。虽然拥有日益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① Peter, S. (2006)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3): 5—6.

^② Knight, J. (2006) Cross-border Educ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Programs and Provider Mobility. In J. C. Smart(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ume XXI)*(pp. 348—349). Dordrecht: Springer.

但在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场上,我们还远远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巨大的“断层”,学术的传统和精神在流经这些断裂过程时不断地丧失。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缺少了学术“原始资本积累”的中国大学,可能需要更多地利用全球化的契机,补上学术传统这一课——我们不能给这个传统设置国界!另外,中国大学应该具有全球化的眼光,但还需要本土化的行动,否则,我们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地位将很尴尬。

我们希望,本套译丛的翻译和出版,可以为中国读者认识全球化对世界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应对方式打开一扇窗。透过此丛书诸多世界知名学者的文字,我们可以分享他们对相关理论和概念的辨析、对各国和地区政策的反思、对国家和大学个案的评价……同时,我们相信,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不能局限于概念的辩论,或者满足于对个别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境况的了解。既然全球化影响是各国差异性的一个“函数”,那么我们需要洞察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和发生的变化——本丛书特别呈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近年的发展概况。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丰富性,并且发现差异性背后可以共享的思想、处境和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侯定凯 李 梅

2008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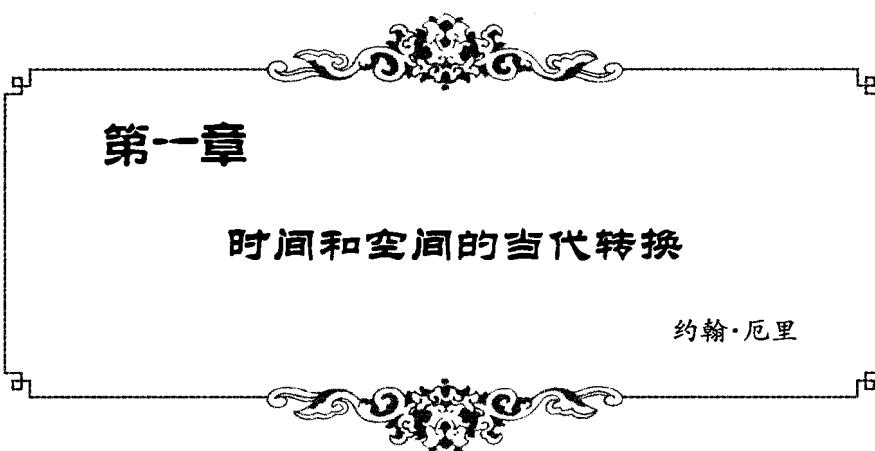
目 录

总序	(1)
第一章 时间和空间的当代转换	(1)
非人性的全球化	(7)
全球化网络	(13)
结论	(21)
致谢	(23)
参考文献	(23)
第二章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学生与高校的视角	(27)
英国高等教育中留学生的数量	(30)
留学生为什么选择到英国学习？	(31)
英国为什么需要留学生？	(32)
鼓励留学生到英国求学	(34)
留在英国高等教育中的体验	(37)
追求国际化？	(41)
英国高等教育中国际化课堂的未来	(43)
参考文献	(45)
第三章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视角	(47)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指导思想	(49)
政策发展轨迹	(53)



政策实施	(58)
国际化对英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	(60)
结论	(62)
后记	(63)
参考文献	(64)
第四章 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67)
从政策的视角研究国际化	(71)
从过程的视角研究国际化	(77)
从教育价值的视角研究国际化	(80)
语言问题	(82)
社会学的研究：从专业人员的视角研究国际化	(83)
结论和未来的挑战	(84)
参考文献	(86)
第五章 南非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89)
重返世界大家庭	(92)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转型	(93)
全球化与国际化	(98)
结论	(103)
参考文献	(104)
第六章 从英联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全球化	(107)
引言	(109)
影响知识生产的一些因素	(112)
分散性知识生产	(114)
分散性知识生产：大学的新模式	(116)
向知识产业的过渡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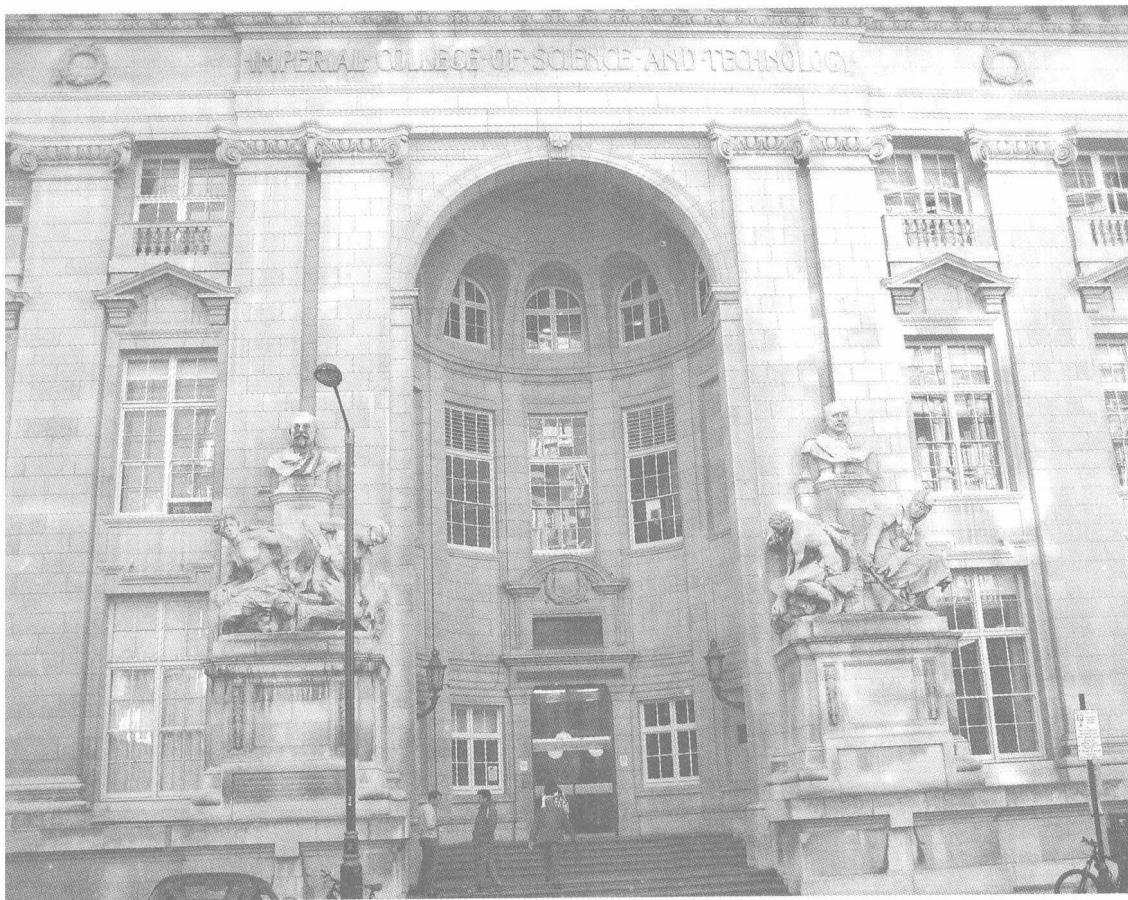
生产者服务的重要性	(120)
英联邦的视角	(123)
参考文献	(128)
第七章 欧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角色	(131)
欧盟高等教育政策演变	(134)
课程设置的“去国家化”	(137)
课程的欧洲化或国际化	(139)
初步的结论	(141)
向既定的欧洲化或国际化战略迈进	(142)
参考文献	(146)
第八章 全球化及其对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	(149)
数量的变化	(151)
信息技术的变化	(154)
国际性与全球性大学合作	(155)
结论	(158)
参考文献	(160)
第九章 大众化、国际化与全球化	(161)
大众化与国际化	(163)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国际维度	(174)
大学走向国际化还是全球化?	(182)
参考文献	(193)
译者后记	(194)
英中文对照表	(197)



第一章

时间和空间的当代转换

约翰·厄里



■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高耀丽 摄)

在世界上，社会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玛格丽特·撒切尔

当前，许多研究文献都讨论了人类主体性(human subject)消亡的问题。众多理论和学科对人类作为世界主体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同时对人类创造并维持其独特生活方式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这方面的论述包括：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之死的分析；人类学家对“人机合体”文化(cyborg culture)的质疑^①；对医学修复术(prosthetic technologies)意义的解析；对物质客体发展状况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将社会学中“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②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社会科学对日益严重的废弃物威胁环境及人类的关注；由时间和空间引发的局部影响的分析；社会学对肉体与精神双重概念的攻击；后现代学派对人类救赎元叙述(meta-narratives)^③的批判；还有对近来人类社会混乱状况及社会复杂性理论意义的阐述。

这一系列观点，一定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究竟是否存

① 人机合体，是指硬件植入人体以延续人类寿命或者增强某种能力的技术。——译者注

② 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与同事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合作提出。它标志着科学研究的一个新学派——巴黎学派的诞生。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基于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批判而提出的，认为应当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功能，并通过法国社会的经验研究把科学知识看作异质型行动者网络借助转译机制进行建构的结果或产物。这一理论在哲学意义上消解了传统的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二分法，走向了一种科学实践研究的整体论思路，为人们揭示知识与社会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可以参见吴莹等的“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和郭俊立的“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评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2期)。——译者注

③ 依照利奥塔的观点，“元叙述”指各种宏大的叙述和理论。宏大叙述和理论的特征是：其一，它们旨在揭示历史的整体意义；其二，它们为了否定另一些事实和现象，往往把某些特定的事件和现象放置在一个宏伟的构架中。在利奥塔看来，这些总括性的元叙述，不管是源自宗教，还是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精神分析，就其目的或影响而言，均需解构，以展示其强制性和压迫性的面目。参阅利奥塔《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译者注



在纯粹的人类特征？人类还有能力识别那些被视为物种特异性的本质吗？人类的主体性是否真的存在？本章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为此，第一，我考察了“社会”的概念，尤其考察了一系列时空转换是否改变了“社会”一词的内涵，也考察了那种认为“社会人际关系有着自身的力量、能够导致（自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些重要社会现象”的观点。

第二，我考察了“有边界社会”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是明确无疑的吗？现实中存在有边界的社会吗？人们对社会最为典型的认识就是，社会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拥有主权的实体，其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均由国家设定。绝大多数的社会关系都是发生在社会内部，而社会又是以疆域界定的。国家对领土边界之内的社会享有唯一的管辖权。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人们认为经济关系尤其具有社会属性，此外，政治、文化、阶级、性别等等，也都具有社会属性。以上各种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并将社会的所有成员联系到了一起，使之按照一定的规则安排自己的生活。此外，社会各成员既相互依赖，又都建立起了能够自行调节的社会实体。他们因此而界限分明。我将北美及西欧合称为“环北大西洋地区”，是因为他们有清晰的边界，与其他社会不同，形成了诸如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ies）这样的制度（Held 1995；Rose 1996）。

不仅如此，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人还一直在思考人是什么的问题，尤其是承担公民义务并负有公民责任的人应当是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些思考中，社会的概念是最为核心的。每一个人无疑是特定社会的成员。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看，作为人的资格和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这两种观念从来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所指的“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社会，而是指边界清楚、国籍明确的单一民族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对其公民进行治理的一种有序状态，正因为如此，从理论及历史的角



度来看，人类及人类社会都有着两重性，二者相伴而生，相互依存。

另外，不管用霍布斯派的观点(Hobbesian)或者洛克派的观点(Lockean)来解释社会出现之前的自然界，上述有关社会的概念都表明，社会与自然界是截然对立的。自然界被鄙视为一个不自由且充满敌意的王国，因此需要人类去征服和控制。“现代性”包含这样一种信念：评价人类的进步，不仅仅需要审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变化，更应当关注自然界主导地位的变化。如果人们认为自然界本来就是独立于人类社会，而且是被人类社会主宰的，这就假定了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是正确的——持有“人类例外论”观点的人认为，从本质上说，人类有别于所有其他物种，并且优于其他物种；人类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也能够学会用一切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世界是广袤无垠的，能够为人类提供无限的机遇，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无限进步的历史。

但是，最近几年，各领域的研究者(本章第一段列举了他们的一些观点)都对这种差异性提出了质疑(Haraway 1991; Latour 1993; Michael 1996)。这些人认为，在上述提及的差异论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人们需要超越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截然分开的认识(Strathern 1992)。“自然的”或者“自然”在双方的争论中都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因为各方对社会性和社会结构的分析都有特定的假设。有关风险的争论尤其牵涉到关于特定社会的概念问题：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风险社会是指：在特定社会中，人们将全球作为一个实验室，到处排放垃圾、威胁生命(Beck 1992)。贝克(Beck)认为，在风险社会里，风险已经无法计算、无法弥补、无法约束，也无从解释，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感官已经无法识别风险的存在。此类无形的风险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核辐射。人们不能直接触摸、品尝、聆听或者嗅到这样的风险，尤其是无法用肉眼看到这样的风险。贝克是这样描述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事件的：

我们在努力地看，努力地听，但就是这些平常的感官在欺骗着我们。当我们身处危险的境地，它们却不能发挥作用。即便我们能看，但也只能像瞎子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在我们的感觉中，身处的世界是一成不变的，而在这种感觉背后，潜藏着的污染和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们对此却浑然不觉。

（引自 Adam 1995：11）

贝克认为，某些社会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通过钝化人们的感官，向全球扩散风险，从而对人类生活产生可怕的影响。自然界风险的全球化及其变化改变了社会的特性。由于风险的蔓延超出了国界，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差异也在慢慢缩小。尽管人们还是需要依赖自己迟钝的感觉，但是很多“唤醒工作”仍然非常必要，这可以促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事实上面临着普遍的全球性问题（Wynne 1994）。由于“风险社会”暗示着有边界的社会，其权力关系保持不变，所以人们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最好使用“风险文化”而不是“风险社会”（详见下文）。

通过以上对人类的非人性化生存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对于人类极为重要的科学技术、身体、自然及环境的发展，并不源自特定的人类主观意愿和行动〔参见默多克（Murdoch 1995）有关经济变革中包含的非人性化因素重要性的分析〕。无论是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还是从人们一直信奉的社会关系的角度，真正的社会结构都不存在了——这两种视角都忽略了社会组织中非人性因素的存在。

第二，人类与客体之间关系越来越复杂。若将这种关系打个比喻，最恰当的莫过于用“网络”或“流动”（flow）这样的词汇，而



不是“结构”一词，因为“结构”暗示着一个中心、一种层级、一种组织(*constitution*)。卡斯特在他的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中，详细阐述了人类是如何生存于网络与自我的两极对立中的(Castells 1996: 3)。但是，这里的“网络”不是指社会网络，而是指包括人类、技术及事物在内的复杂而持久的关系(Murdoch 1995: 745)。

第三，这些网络可以延伸并超越时空，而按照劳(Law)的看法，“如果离开网络，人类的言行压根就传之不远”(Law 1994: 24)。因此，不同的网络凭借其不同的优势和能力，把相隔遥远的事件、地点以及人们联系到一起(Latour 1987; Murdoch 1995)。会计学能够卓有成效地把各地纷杂的活动浓缩为一组普通的数字，并将之瞬间传送到网络上的其他地方。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各种形式的全球性流动改变了人类个体所面临的局限和机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发展能够在新的网络框架中重新确立人和物的地位。这就把基于某一特定社会结构的“国家社会”转变为全球性流动的符号、金钱、信息、技术、机器及垃圾组成的网络(Lash and Urry 1994)。这样的全球性流动跨越了国界，瓦解了国家社会的组织，构筑起了人与人及人与物之间的新网络。这种转变解释了这样一个曾受争论的问题：人们为何不是生活在组织和社会结构都相当稳定的风险社会，而是生活在更加不确定的、充满矛盾的、符号化的风险文化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非人性化因素在全球的普遍化及多元网络的出现，国家权力正在消退，而风险却在滋长(Lash 1995)。

非人性的全球化

大约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欧洲及北美地区



的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经济及社会问题或风险都产生于特定社会，并且只有这些特定的社会内部才能得到解决，我将这一特征称为“组织化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通过国家政策尤其是凯恩斯的福利国家政策，我们可以确定并解决“组织化的资本主义”中的问题(Lash and Urry 1987, 1994)。总之，人们认为这些风险主要存在于各社会的内部，其解决之道也只能从内部寻求并在内部贯彻实施。民族社会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建立的，即通过单一民族国家的核心制度，公民对社会负有责任并同时享有一定的权利(Held 1995; Rose 1996)。

但是，真正采用这种“社会”模式的只有环北大西洋的十多个国家。即使在这一地区，罗马的梵蒂冈还部分地控制着一些南欧国家的国内政策(Walby 1996)。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曾都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唯有环北大西洋地区的国家是主要的殖民力量，他们同外界保持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军事、社会、(特别是)文化联系。此外，有一个独特的民族国家——德国——凭借其军事霸权，几乎曾经使整个欧洲臣服于其脚下。然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是超级大国，它与另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苏联，形成了在外交、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争霸之势。

其实，无论这种“社会”模式的局限性是什么，20世纪末人们好像已经掌握了一种非凡的方法，能够解释关于社会概念所有剩下的问题，能够告诉我们在世纪末人类的本质所在。我要强调，围绕这些主题而创作的文章——不管是学术论文，还是通俗文学——都不计其数。根据布希的统计，标题中含有“全球化”或“全球的”的文章，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增长了三倍(Busch 1997)。

首先，专门分析全球性流动的学术论文异军突起。很明显，全球性流动打乱了很多原有的国家性组织结构和计划，这是单一的民族国家无法企及的(Held 1993; Lash and Urry 1994)。不仅如此，这种流动还牵涉到地方性以及全球关系的重建。其次，全